

每個人心底都有一位知心爺爺

禾 刀



豆瓣上只給了五點三分，評語也是清一色的吐槽。好在沒有受太大影響，否則便錯過寒冬裏的一次溫暖機會。

電影《解憂雜貨店》改編自日本作家東野圭吾的同名小說，當然故事已經改造成我們的生活環境。順着《芳華》理出來的濃郁懷舊情懷，《解憂雜貨店》的故事也是穿越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。與《芳華》旗幟鮮明地大打懷舊牌不同，本片海報對小鮮肉的突出宣傳，可能令年長觀眾誤以為本片不過是少男少女們的盛宴，而那些被穿越劇早就虐爛了的少男少女們，則可能因故事的懷舊渲染，平添出幾分時代隔膜。

當然，如果是東野圭吾的「鐵粉」，這一切自然算不得什麼障礙。

電影雖然是光影藝術，但作為藝術，則起源於故事。所以講好故事，當是一部電影成功與否的核心所在，哪怕裏面沒有那些所謂票房號召力的名角大腕。電影海報過於突出的那幾個人物，本身算不得故事的主角，從市場角度看也不足以撼動觀眾的支付寶或者微信，所幸的是，故事講得還算不錯。

一些論者對劇中的三個故事評頭論足，筆者倒以為這裏面其實有四個故事，且均獨立成篇，但又相互聯繫，劇中每一個角色都有其存在的送東西的價值，這也是本片沒有淪為故事串燒的關鍵原因。四個故事都以個體追求為主題：一個北漂的年輕人做夢都想當歌星，一個小孩痴迷米高·積遜，一個舞女渴望獨立人生……而那個穿越到更老年代的無名雜貨店老闆，則是以身終老的方

式保存着與情人的溫馨——那個收留流浪兒童的彩虹之家，與這個溫暖陌生者的無名雜貨店，本身也是一種比翼齊飛。

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困惑，每一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沒能得到別人的理解和支持。如果不是雜貨店的那些穿越信件給他們以力量，他們可能會從此沉淪，至而淪為街頭巷尾的一名名路人甲。

這就是解憂雜貨店的存在價值，所以有必要感謝雜貨店的這位老人，當然也得感謝成龍大哥。不只一次想像過，倘有一天，成龍大哥不再舞拳弄棍將會怎樣——他這次扮演的無名雜貨店老闆超級慈祥、和藹、細緻、認真。對了，他依然帶着那副招牌式的微笑。他就像一位能夠幫人回答所有問題解決所有困難的知心爺爺。

中年以上年紀的人，大抵記得過去有位善解人意的知心姐姐，知心姐姐會幫助無數少男少女釋解心結。無名雜貨店的這位知心爺爺同樣如此，他已經成為困惑者的精神支柱、迷途者的指路明燈。然而，無論是知心姐姐還是知心爺爺，他們並非無所不能。很感謝編劇精敲細琢、極富哲理性的台詞：心中有夢想，人生處處是舞台；不要離開你的家人，只要和家人在一起，可以克服一切困難；其實每個需要幫助的人，都是帶着自己的答案，他們只是需要別人的鼓勵。

借用知心爺爺的話就是：每個人的心裏其實都有一位知心爺爺，幫助你的不是知心爺爺，而是你自己。

這是一部很溫暖的電影，也是一部富含哲理的誠意之作。略顯美中不足的是，劇中三個故事稍顯老套平庸，缺乏足夠代表性。



成龍飾演的無名爺爺是雜貨店的靈魂人物 資料圖片

數九消寒

黃 晞



宜昌一城跨長江兩岸，不知該歸入江北還是江南。冬至日，身邊有朋友糾結到底是應該吃餃子還是湯圓，我用折中辦法，早餐依照祖籍廣東習俗吃湯圓，晚餐學北方朋友吃餃子，南北的儀式齊全。晚餐後，拿出「九九消寒圖」，填下第一筆，開始數九。

關於「數九」習俗的文字記載，最早見於南北朝時期梁朝宗懷所著《荆楚歲時記》。我記憶深刻的是兒時寫作文愛用成語「數九寒冬」，那時候其實並不太明白寒冬為什麼是數九。後來和兒子一起背過數九歌，至今不忘：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河邊看柳，七九河開八九雁來，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。

數九消寒，是舊時雅事，入冬後，親朋相聚，宴飲作樂，謂之「消寒會」，也叫暖冬會。九九消寒圖始於明代，元代最為風雅，有女子曉妝染梅。明人楊允孚《

深衣雜詠一百首》自註說：「冬至後，貼梅花一枝於窗間，佳人曉妝，日以胭脂圖一圈，八十一圈既足，變作杏花，即暖回矣。」楊詩曰：「試數窗間九九圖，餘寒消盡暖初回。梅花點遍無餘白，看到今朝是杏株。」

我填消寒圖是從幾年前訂閱《讀庫》才開始的，有時候也很簡單，用鋼筆或鉛筆塗填。與冬至吃湯圓餃子一樣，我以為重點不在形式，只在漫漫冬日求得的一份樂趣與心境。手頭的消寒圖是一幅雙鈞描紅書法，讀庫印製的為宮廷藏品，上書「管城春滿」，下方像九宮格，從右到左排列九個雙鈞字為：「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」，九個九劃字合起來就是八十一劃，從冬至日開始，每天按順序填充一筆，每寫完一字就過完一九，九九之後春回大地。底下有對消寒圖的說明，並解釋韓愈《毛穎傳》：筆受封於管，號「管城子」。「管城子」是筆的別稱，「管城春滿」寓「筆成春滿庭」之意。反覆吟詠似句似詩的「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」，一筆筆寫下



▲九九消寒圖形式多樣 資料圖片

迎春的殷殷心意。

我有一個善書畫的女友，很是雅致。記得有一年她依據《東京景物略》裏提到的消寒雅圖畫梅花消寒圖：「畫素梅一枝，為瓣八十有一，日染一瓣，盡畫而九九出，則春深矣，曰『九九消寒圖。』」女友略有不同，她先於宣紙上畫出遒勁老梅枝，然後細筆勾出錯落有致的八十一朵梅花，每天點染一朵，梅花圖完成日便是春天來臨時。畫梅迎春，好一番閨閣雅趣。

寒潮來襲，一夜飄雪降溫，正應了小寒節氣，古人的智慧令人嘆服。而想着他們能在寒冬苦寒中，一盞燈，一杯茶，一支筆，一幅畫，消寒熬冬，安然等待春風送暖，這種雅致生活狀態，更是讓人心嚮往之。

報紙「食經」催生「香港美食天堂」

張 茅



香港有「美食天堂」美譽，談到本港飲食業，不能不提報紙的功用，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，個別報紙偶有飲食專欄，到六十年代大小報章都會有食經，本港今已為美食天堂，少不了報紙食經推動。

報紙食經出於何時，由哪家報紙開創，許多讀者已知道了。「食經」版是由《新晚報》開創的。在此之前，只是零散的短文，《新晚報》以全版與讀者見面，取名「食經版」。

約在一九六一年，我在《新晚報》任記者，跟隨突發新聞名記者岑碧泉駐九龍，負責採訪九龍及新界區發生的新聞，「大本營」設在彌敦道普慶戲院二樓的高華大酒樓，約有十家午報及晚報記者聚集。



▲《新晚報》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的食經版 大公報資料圖片

▲全聚德北京老店古色古香 資料圖片

《新晚報》掀食經潮流

岑碧泉社交非常出色，屬《新晚報》採訪部的幹將，在我眼裏，他是經驗豐富的前輩，我們兩人每日的午餐都在油旺區酒樓，經常出入金漢、彌敦、新生、新雅、瓊華、平安等各大酒樓，與主管混熟，賣牛雜的江仔記，海南雞飯馳名的新風餐廳等油旺區平民美食，都能說說吸引食客的所長。

同年，報社發展廣告客戶，希望記者編輯幫助找些廣告，岑碧泉在一次採訪部會議提議不如增闢食經版，講飲講食，向讀者推介酒樓餐廳的食物；談話結果，決定全版以「食經」為名，上半版文字，下半版刊登食肆廣告，「食經」的廣告設計劃分多個框，每框四格高，三格闊，訂出每框位優惠價，每登出起碼一個月為期。這設想獲報社同意，「食經」版即開始籌劃。

我跟隨岑碧泉四處走訪，向熟悉的酒樓餐廳推介即將出版的食經，他很快拿到多家廣告，我算是找得三兩家交差，其他記者也拿到廣告，「食經」版面世後，讀者歡迎，引起飲食界注意，各報也相繼推出講飲講食的版面，不久，兩家飲食雜誌出版，相當暢銷，飲食作家隨專欄成名。酒樓食肆開始利用報紙開展宣傳攻勢，搞各類活動，大酒樓的孟常食堂，滿漢全席出現，原是純住宅

的百德新街區，發展成多條食街，香港飲食美名遠播歐美日。《新晚報》的「食經」維持至一九九七年。

飲食史話與全聚德

由「食經」引起我對飲食故事和老店掌故的興趣。

五十年代末初赴北京，嚮往全聚德的全鴨宴，在王府井的老店吃烤鴨。六十年代在北京赴宴，宴會安排在前門大街的全聚德，樓高兩層，進門見名家字畫，烤鴨本身就是中國食的文化，說到老店，前門大街創業於一八六四年，這一年是同治三年，距今已是一百五十三年了，是最老一家。

八十年代隨旅行團往北京，全聚德已經有第三家店開在和平門。離京前一晚吃烤鴨，車子開到店前，只見一幢現代式的大廈，黃色琉璃瓦，門前「全聚德」三個金色大字，電梯登上三樓，大飯店氣派，不少旅行團帶來川流不息的遊客，但烤鴨不再由師傅當著客人面前一片一片割出來，略去一門吃烤鴨的傳統刀法手藝。

一九九三年初冬再次到京上和平門的全聚德，同行的有張寬義兄，年輕記者稱他張公，他是一家報社的總編輯。他憶起兩大快事，其一是曾出席人民大會堂一個歷史性場面。當時，前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夫婦六十年代由美國回北京定居，消息轟動全球，李宗仁的記者招待會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舉行，世界各大通訊社及報記者紛紛湧至，雲集人

民大堂；張寬義是香港極少數應邀前往出席採訪會的新聞工作者，他說從事新聞工作幾十年最難得參與的歷史大事。至於另一件快事，吃到多年沒有再吃的全聚德烤鴨，滿足心願。

一九九四年我赴京訪問吳儀女士等幾位中央高官，再上全聚德，一位年輕經理陪座，他談起全聚德老店往事以及國家改革開放帶來最興旺的時代，為適應食客增加興建新店。年輕經理說，「全聚德」不是「全聚德」，另有招牌，其名曰：「德聚全」。「全聚德」不是原名，「德聚全」才是原稱，由「德聚全」變今日的「全聚德」，在我是一大發現。

楊全仁一八六四年創烤鴨店，在此之前，原是前門賣雞鴨的河北生意人，賺了錢，巧遇附近一家果店「德聚全」生意不錯，瀕臨倒閉，楊全仁買下果店，改營烤鴨，用重金聘用宮廷名廚，將宮內的掛爐鴨腳釀引入民間，成為北京平民美食，新張當日，座無虛席，北京平民慕名而至，爭先試宮廷食品。楊全仁把「德聚全」倒過來，改名「全聚德」，由此興旺起來。年輕經理說這段掌故，讓我對這家百許年老店知得更多，饒添趣味，今日全聚德已發展為「特許經營權」集團，海內外超過半百家。一字調換，換出了天日，《新晚報》增闢食經版，不時寫些飲食稿，搜集古今飲食資料逐漸習慣，成為日常生活中的趣味。

吹滅讀書燈，一身都是月

李丹崖



進入臘月，就進入被雨雪「承包」的日子。

下雪天，沒有什麼事情可做，便是讀書最好的天氣。尤其是暮色四合以後，天地暗淡下來，打開燈，光一頭栽在書頁上，弄得滿屋子都是書香。

這幾天，雪後初晴，月亮朗朗地照下來，在窗前看書，有一種說不出的雅致。

雪天，乾手乾腳的，書頁翻起來也伶俐。在這樣的夜晚讀李開周點評的《隨園食單》，有一股別樣的親切感，袁枚所著的《隨園食單》是一本吃貨必讀書籍，袁枚畢竟有官家背景，日子過得滋潤舒坦，吃遍海內美味。李開周的點評本拿這些吃食拉家常，有時候是逗樂子，遇見了值得商榷的地方，亦能正襟危坐，說出個中的謬誤來，這種做學問的架勢真正讓人喜歡。

冬夜漫漫，本就容易餓。讀《隨園食單》，就更容易餓上加餓。只讀到飢腸轆轆，下一碗麵，滿足地吃下，身體裏逐漸有了熨帖的味道。

莎士比亞說：「在宴席上，最讓人開胃

的是主人的禮節。」我認為，在冬夜，最讓人開胃的是一本好書。

在嚴冬的餐館裏，很多店內推出吮指排骨、吮指燒雞……如果讓我再出一本美食類的圖書，我一定取名《吮指歲月》，我把最好的文字奉獻給一段時光，奉獻給一本書，這是多好的記錄方式？

雪夜讀書，想起那個映雪而讀的古人，在雪前端起一本書，這該有着怎樣的虔誠，又有怎樣的浪漫？榮華富貴後的浪漫也許是被捆綁上了太多的條件，窮酸的浪漫才是真浪漫，因為，他需要破除最大的勇氣，解除更大的困難，挖空更多的心思來營造這種浪漫。

高爾基說：「我看見書，就像是飢餓的人趴在麵包上。」這感覺，書之於人，更有一種關乎味蕾的美感。窗外，銀裝素裹，一片童話世界，這時候，人的心裏也格外純淨，不讀書，幹什麼去呢？攤開書本，就像一碟子美味佳餚呈現在你面前，令人垂涎。

越純粹的環境，就越能滋生越純淨的心性。雪夜讀書，興來展卷，興盡掩卷，熄滅了燈，月光朗潤地照進來，滿身都是月光。真可謂「吹滅讀書燈，一身都是月」。

北京文化新地標——嘉德藝術中心

張錦滿



去年十二月中，我應邀出席北京嘉德藝術中心開幕，開了眼界，在此與大家分享此行所見所感。

新大樓位於王府井大街一號，見其地址便是鑽石位置，果然這座由Büro Ole Scheeren建築事務所設計的地標式巨廈，承擔牽頭責任，連同附近中國美術館、人民藝術劇院首都劇場、戲劇博物館、三聯書店、商務印書館等等，會發展為未來北京另一個重要文化區，而地鐵5號線與6號線交匯的東四站會為該區服務。其實那裏離開王府井大街行人專用區只不過十來分鐘路程，並不遠。日後嘉德藝術中心舉辦的活動多起來，相信更多喜愛文藝的市民，會多到該區溜達、蕩馬路。

嘉德藝術中心位處五四大街與王府井大街交界，於二〇一一年立項、二〇一三年開工興建，於二〇一七年底才開幕，打造良久，無疑嚴肅認真，乃劃時代建築。我對負責該設計工程的建築事務所，本無所知，上網

一查，才發現該國際公司正於中國各大城市承擔近十個巨大建築地盤，遍及北京（除中央電視台總部之外，還有另外三四個項目）、上海、深圳、溫州、武漢等地不同性質建設，很可能是最受中國欣賞的國際設計公司，我不能不對它另眼相看。

嘉德藝術中心地面以上高八層，而地面以下亦有八層，這樣不尋常設計明顯為了配合首都天際線，不橫蠻、不隨便破壞千萬市民寶貴的天空。此外，該幢巨廈外形四方，平平無奇，我感覺業主克制炫耀，並不霸道，富商如此具謙卑之心，令我肅然起敬。可是小心細看外牆，卻會看出設計者隱藏密碼，原來黃公望《富春山居圖》化作數碼像素，以粗微粒形式顯現在建築物外牆上，到晚上，點點燈光在外牆亮起，圖像便較易辨認出來。

嘉德藝術中心高三十三點六米，乃綜合



▲嘉德藝術中心外形低調卻富有藝術內涵 張肇基攝

式多用途建築，包括博物館、展覽場（表演場、拍賣場）、書局、餐廳、一百二十個房間酒店、辦公室等等。那會是藝術品拍賣一站式場地，未來五湖四海貴客入住那裏，足不出戶，便可以看展品，參加競投，一天之內便可做齊所有相關手續和工作。

嘉德公司成立於一九九三年五月，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已迅速茁壯成長為世界級拍賣企業，可以預料，未來中國文物藝術拍賣重心，會陸續從香港轉移到北京。

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？因為今回在嘉德藝術中心開幕日舉行的二〇一七年年秋拍，拍品多達六千九百七十五件，要拍五日，並分日、夜場來拍，規模之大，罕見。在開幕日，拍賣會取名「四海崇譽慶典之夜」，重點是特設美國大收藏家曹仲英專場「大觀」項目。曹先生於一九二九年東北出生，一九四九年赴台灣，在當律師之餘跟隨台北「故宮」李霖燦博士學習。一九六三年他與外籍太太遷居美國加州。他不常經雲遊內地台灣北美三地六十餘年經歷，在危機關頭珍藏中國近年書畫，其實在救亡中華民

族文化佳品。曹先生在二〇一一年去世後，他的後代成立默齋基金會，集結「民族、歷史、文化」精華，珍藏一百七十七位藝術家三百餘件代表作，涵蓋百年藝術史各典型流派和紛繁面貌，藏品價值比美博物館。

今回從默齋珍藏中，選取三十八件代表性精品「默齋撥英」，送給北京嘉德秋拍，結果成績不錯，三十八件拍品全部成交；而萬眾矚目兩件張大千作品，《江堤晚景》（一九四六年）成交價為一億三千二百二十五萬人民幣，而《水月觀音》（一九四三年）成交價則為一億一百零二萬人民幣。

舉行「大觀」拍賣那個廳大到坐滿四百多人，而其實在同一時候，旁邊有另一個坐了相近人數的大廳，在進行另一場拍賣，如此熱鬧場面，我在香港拍賣場上從未見過。此回先後在北京國際大廈看預展，與在嘉德藝術中心看拍賣會現場，都見到人山人海熱鬧情況，我預料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日後會更熾熱，也相信未來藏於美國的中國藝術精品，會陸續送回北京去拍賣。